

萬能插蘇需要潤滑劑

游靜

「神的王國不在乎吃喝 在乎人類的信義和平
他不懂得這句格言的意思。他不知道究竟先有吃喝然後有信義和平呢？還是
先有信義和平然後才有吃喝？」

（黃谷柳，《蝦球傳》，1979 年版，頁 130）

在幾個佔領區之間來回爬行，纏腳布又臭又長的日子沒天沒地艱難膠著，時而困頓時而解放。每天掙開眼，不肯定是否又有學生捱了催淚彈或被打得頭破血流。如此悠長十月，太陽依樣升起。

信不信由你，還跑了一趟深圳。書店座談，被問到「佔中」，當下以小故事作答，現在冒著被所有朋友 unfriend 的險來 recap。

從前，一對夫妻育有小孩八名，但二人母語迥異，長期分隔兩地。幼子蝦仔從小跟爸爸。媽媽含辛茹苦，一人獨力教養七兄弟；蝦仔機靈好學，從小為爸賺錢，甚得爸爸歡心。不久父母正式離異，媽決定奪回蝦仔撫養權。對於突然要轉換環境及監護人，蝦仔充滿疑慮。相隔多年，蝦仔根本不認得這位母親。爸安慰他：別怕，明天會更好，說完拍拍屁股溜走。至母家，蝦仔半信半疑，但命運沒選擇，憑着自幼在外磨練成的靈活求生意志，咬着牙承受變遷，雖然對於新家，左看右看不順眼，左聽右聽聽不懂。從父親外鬆內緊，看似自由放任的家教，來到母親外緊內鬆，小孩一大堆的處境，蝦仔不諳各路隱晦不明的遊戲規則，面面撞牆，有口難言。要命的是，這家人，每天吃飯前，先來個大合唱：我的家庭真可愛，爸爸媽媽都愛我！七兄弟抑揚頓挫，愈唱得投入，媽媽做菜愈起勁，桌上菜餚愈豐富。飯後回房，眾人把從小練就的音樂細胞，發揮於地下搖滾 PK，蝦仔讀不懂這種自由，不知甚麼可做甚麼不可，只瞥見無邊際的虛偽，與寂寞。在這個叫家的地方，他是個局外人。

更要命的是，有位整天愛躲在小孩房間暗角採集情報的奶媽，以打「外人」蝦仔小報告作為畢生志業，靠把材料愈描愈黑來穩住她份工，雖然她對於八名小孩誰是誰實在也有點糊塗。於是，媽媽愈發信不過蝦仔，總是把他的零用錢送交愛炒樓炒股的大哥保管，教蝦仔無以度日，苦不堪言。

於是，蝦仔要求更大的「自主」，比如有自己的房間，自己的鑰匙，有自己整理房間的權利。簡言之，要長大，而且要求被承認，作為一個個體。這把媽媽惹怒了，我一直給你最好的，連感謝我做飯的稿都不肯唸，現在還要隔離我嗎，她怒

吼。七子要是都有樣學樣，我哪有這麼多房間。眼中豈有我為親乎；從前用來打過七子之藤條，就握在手中。

自三歲離家，曾瞞着爸打電話給媽，給爸用藤條狠狠揍過後，蝦仔已很久很久沒嘗過藤條的味兒，現在站在他面前的，卻是貌似橫蠻專制近乎失控的一屋之主，但他沒有離家出走的本錢。心情好時他甚至會承認，與七位哥哥湊著興，淘寶按摩小米路路向西，疏肝快活不在話下。媽媽跟蝦仔都不願意承認的是，二人受軟不受硬，在這點上其實何其相似。蝦仔唱首歌仔歌頌一下母愛都不肯，媽媽感到母權備受挑戰，房權更是妄想。蝦仔卻從骨子裡感到，老是默默盯着兄長唱歌的同儕壓力，這（被）期望本身已是屈辱一筆。至於愛嘛，一如許多在海外唐人街久居的華僑，可能比在母蔭下長成還胸懷古典情操，就是，愈要說愛愈不愛。媽媽比較現代，以說愛來代替愛。這故事的癥結是：老母與蝦仔，怎樣可找到一個和平共處，雙贏的方案？大家幫忙想想，這故事發展下去，如果媽媽一直迫他打他，他會學乖呢，還是會被趕上絕路。

相較於論述語言，敘事語言有它的智慧與限制。講故事這形式較方便無權無勢者挪用並傳遞思想感情，建立想象共同體。敘事有人物、有角色，光是蝦仔這名字就有長遠的文化淵源，可參考一九四七年在香港報紙上連載、剖析這個「半殖民半封建社會」的《蝦球傳》長篇小說，至中聯電影《父與子》(1954，吳回) 的主角蝦仔，及劉以鬯為香港文學平反的評論集《見蝦集》(1997)，當然還有曾經伴我這一代成長的《月光光》及《蝦仔爹咁》等，在此不贅。

現實永遠比敘事複雜。歷史比喻也經常被挪用來替各種文化霸權護航。母子關係、遊子歸家這類敘事在過去二十多年來不斷用以合理化香港的「被回歸」，兜售及包裝「血濃於水」的國族中心主義。這套被過份硬銷的故事已成「封建」、「專制」的代名詞。諷刺的是，發明及維繫這種血緣敘事的動機，正是國家機器為了籠絡有異議抗爭潛能的群體，創造和平(統戰)與愛(國)的條件，跟佔中三子倡議的「初衷」不無相似。佔中三子本來有一套預設敘事，但開騷 timing 一再延誤，演員爆肚執生，觀眾臨場搶咪，反而拯救了劇本，從一闕小敘事發展成一部沒完沒了、敘事觀點不再統一的章回小說。

雨傘運動的「初衷」是愛嗎？愛甚麼？世上沒任何一人比特府首長更一語中的。被殖民強國「充份打算、長期利用」或佔用的「萬能插蘇」香港，可用性正來自將大量在地人口，打掃於「安定繁榮」的紅地氈底下。被英國（在中國默許下）利用了一百五十多年，九七後港人發現，一次又一次，每一樣據說是惠及港人的「德政」原來都只是「被利用」模式的永續發展：自由行、東江水、高鐵、高等教育「國際化」、滬港通，諸如此類。「中國崛起」讓香港極少數商界權貴受益，但對於絕大部份在地人口——由草根至中產，這套崛起敘事只是嚴重打擊生活質

素的代名詞，進一步剝削本來就僧多粥少的各種公共資源，包括房屋、教育、醫療。政策全面為商界服務，香港甚麼都不製造，堆疊著只向國內遊客獻媚的藥房金鋪。對於大部份以此為家的人，此地已不宜居。這些大量一無所有瀕臨無家的人，旦夕間嚮應一無所有的學生召喚，紛紛從華麗地氈底現身。他們從未被任何政權視為有價值，透過這次運動，申述久被壓抑的，與這片地方，與自身的關係及感情。在這城，地盤佬、藝術家、貨車司機、學生、碼頭工人、老師從未如此靠近過。大家與這些據說如黃金一樣的地皮，也從未如此靠近過。這是一場申述自愛的運動。

渴求自我賦權的抗爭感情已成熟澎湃，不同階級之間的人口也前所未有地連線，但論述與運動之間的關係仍然薄弱，不足以面對自身的家／國盲點，使運動消磨內耗的力度遠遠大於深化廣化。中文語境中的「國」與「家」，如一段異性戀婚姻，即使互相長期厭惡仍為充撐門面如影隨形。想象「國」與「家」脫勾，可能是這場運動最基進，卻也是港人最怯於面對與啟齒之處，致使運動長期處於一種論述真空狀態，加上特府只懂跟北京對稿、自絕於民的龜縮態度，更助長了以刷槍走火為終極目標的城市幫派乘虛而入，抽水然後快閃。

佔領華爾街，本是無權無勢者透過佔據公共空間，抗議新自由主義下社會資源被高度私有化及受極小撮人操控，重申公共資源的公共性。香港中環金鐘，跟紐約華爾街十分相似，作為「國際金融中心」，即全球化「富人獨裁主義」的地標。但同樣作為新自由主義實踐的天堂，香港跟美國不同的是，美國國民被賦予自由主義民主政治權利，作為舒緩經濟極度不平等權力關係的潤滑劑。香港絕大部份人口長期被迫忍受的經濟不平等，比臭名遠播的美國尤有甚之。一個地方，要同時承受政治與經濟獨裁，總有垮的一天。

維持香港「特」性，有助中國持續與世界交易與角力，但這幅繁榮穩定圖象，並非源自踩於華麗地氈上的少數，實端靠下面撐着地氈的多數。所有獨裁政權，要能長期維繫，需要諸多條件。在新加坡，房屋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必需品，八成人口住在公共房屋，向政府交租等同供樓，期滿業權歸住客。香港公屋卻一直被用作福利恩賜，回歸以後，上樓更如中頭獎。三十年民怨累積，早該埋單，否則只會家無寧日。蝦仔有他的歷史淵源，外國勢力也是他身份的構成。雨傘收了會再開，何況，你知我知，蝦仔又豈止一名？

至於那早就靠大哥炒樓炒股而暴發起來的母親，長期把蝦仔關在門外，就解決問題了嗎？他滿腔委屈地持續叩門，你認為都是他的錯嗎？既然媽媽富起來了，換一間大宅，不就有房間了？